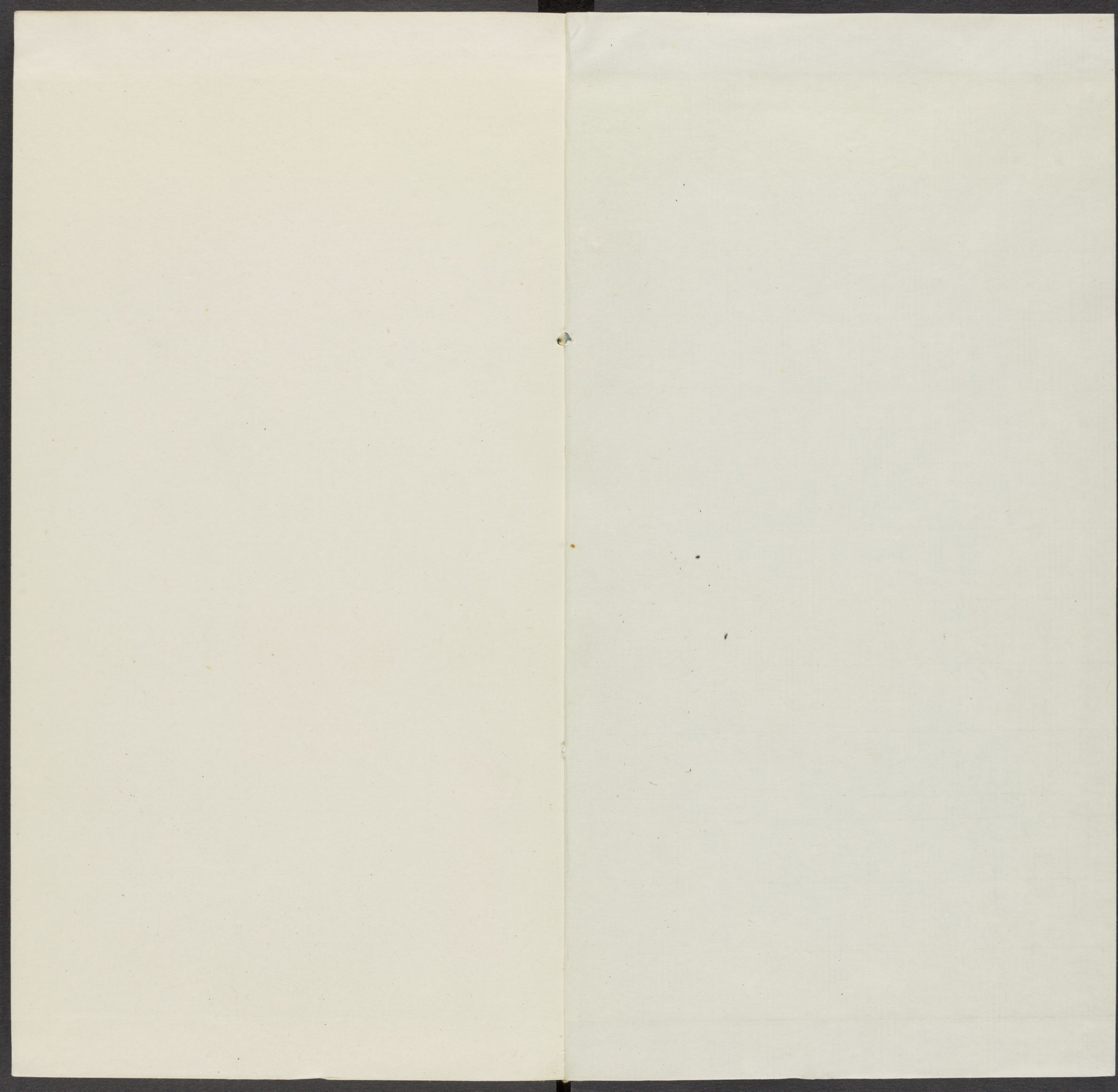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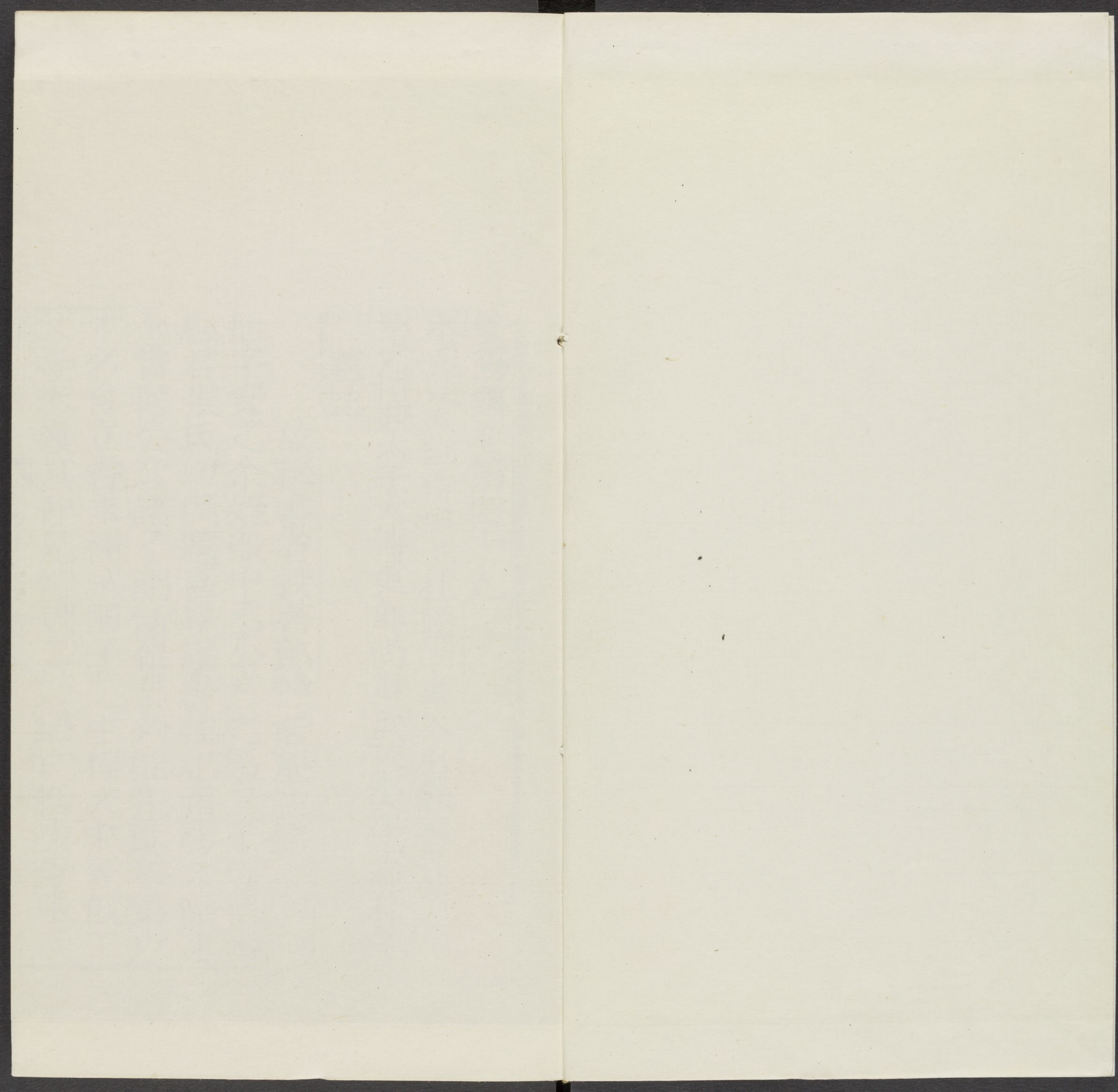


18

T 5344/4512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

墓誌

故祕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彦之第三子母仁壽

縣君張氏幼雋邁喜學讀書強記而為文辯速

余嘗較公彦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

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

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

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吉如祐明堂恩亟先奏
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及爲文職方郎中董之邵
之女且以慰其母惇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
誠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
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
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旣所罹酷罰夙夜號躋
幾以殞絕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爲其墓銘
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亦卒時
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次曰安女並幼
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

初元又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
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
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
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
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天
于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茲瘞其柩何罪
而當此罰邪豈數之適相偶邪天平冥冥吾安
以究

姪孫亶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
餘始有一子以其生子相州取河曹甲居相之
義遂名之曰亶奴亶奴狀貌絕美語言甚慧故
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
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
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
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
存者無異其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
遷而瘞于先塋之東祔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

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
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
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
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
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鄆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
兗帥慕容彥超幕帥判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
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
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太監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

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

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
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
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
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歛省寃滯節浮費嚴
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
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
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
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
正無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
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

水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爲廢人象之曰持議
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
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
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
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
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
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
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恠
焉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
又不畀其壽悲夫歸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

毫安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其官其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齊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

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度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咸以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亟遣人持其所書號訴來請余泣而視之知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壻之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此其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封丘人給事中贈司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

德之孫贈左中衛將軍璠之曾孫司空在仁宗
朝更任顯要為時名臣子淵幼警拔自立力學
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
監舒州鹽酒稅汝州稻田務執政薦其材召試
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
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判登
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
州改太常丞子淵為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
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選良
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為善宣民素尚巫鬼病

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為擇方書之驗者刻石
示之復出公怒緝為藥劑以時拯拯民脫橫天
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冀以死
者緣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
者悉黥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求代
始輔之以所逐兵舟不如意及至郡會子淵居
式假不能出遂大忿恚子淵去搜剔疵累窮極
纖悉無所得因撫疑似之事緣飾以聞子淵不
堪其誣即奏辨之朝廷為置司推究事盡白猶
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

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丞魚公周詢極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得今太子少師趙公繁暨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官與職知宗正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濱州會河決六塔郡界有遙堤監司欲決以釀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之愈急愈不奮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檢制姦盜比戶以安代歸為郡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封府推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郡守以濟災

經處賑給存勞無所不至寇盜屏息濟屬以復俄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晉州時營奉永昭方申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僨翔而費益倍子淵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僨之境內寂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朝廷知其能就徙陝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為駐留彌日得間道馳去陝素以土厚水脉深不為井唯橐山泉貫城中以資衆用歲雨數壞隄渠絕流則民汲于永定澗既遠且勞子淵曰今邊州巖堡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

邪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所浚三十井皆未
數仞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泉同永其思
也子淵自博士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
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跨汝水上岸高峻非得
巨材不能立數歲輒壞每一易費民貲幾萬緡
俚諺目爲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去之募
工取確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囂然難之子淵
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
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絕爲利無窮子淵
自年及縱心日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旣得

請須期歲餘新第完美日談笑其間無復以
冕爲意未踰時卽還君事方且放懷林泉以造
羲皇之域而天嗇遐福遽奪之年悲夫子淵性
方重不妄進止外疑疑若不可犯而內極樂易
卽之益温與人交篤于風誼澹薄寡欲至老無
聲色之惑爲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挈他
人雖勞精竭慮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間暇處之
無不中理善筆札長于詩奕公退必引賓屬以
此爲樂其他不好也慶曆中杜正獻公范文正
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虚心仰成諸公

亦銳于爲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薦擢爲僥
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
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因得希合奇
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乘時奮其所
長子淵亦明於義命居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
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幾不能生同宗五世族
大愛周內外踈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爲畢
婚嫁先塋在封丘地頗卑下會隣有葬者穿地
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
雨水多沮洳使然吾親葬此豈得安邪於是專

意改卜卒得地於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塋
世之喪以安厝之決謀居洛以便子孫之奉
後奏疏論說時事多見採納如與皇族結親必
取三代告身按驗以絕富民妄冒之弊經科擢
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爲縣令編論政
體書資訓鑒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年七十
二娶崔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
事舅姑盡孝睦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
先子淵而亡五男長曰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
俱早世次鼎太子中舍知江陰軍江陰縣次咸

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同提點
刑獄公事皆謹蹈門法以材自奮而咸向任二
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
得朝夕省侍奉遺語幹後事罔不如素三女長
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張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
外郎呂昌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
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之喪葬于司空之兆次
銘曰

天惟有才始可言命吾蘊有餘用焉弗罄繫偶
不偶命也誰競已或無有奚取命證噫嘻子淵

其才孰肩畜不大發匪命胡然少施郡治功疇
與先進平退勇始終茂焉伊洛之間地環勝勢
既安祖考遂我素志今茲卜宅又從而寤敦棹
誰藏令名不閱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
疾卒其子尚書屯田郎中革號訴于余曰革嘗
從事于幕府而先君素游門下今不幸棄孝養
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
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銘其墓存歿之

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孝恭字宥之其先真
府藁城人四世祖徙居趙郡之平棘今爲平棘
人父文舉博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
書比部郎中孝孫登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
君他日當自取美宦君次子也而曰汝雖不及
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皆果然君幼聰警盡得
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纖緯之書無不究
習臻其奧妙而未嘗輒言也累應明經不中第
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恬晦自高平居接高
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內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

律學煥然大通持此爲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
之言益自明悟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
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
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
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推而不
有其後諸姪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
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
頃自河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
在巡按時去庭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
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

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之心猶爲不足
質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君始以
都官君登朝援明堂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
遷光祿寺丞治平郊恩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今
上卽位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
授之兩遷太常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鼎
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宜乎得壽子極孝養斯爲有後節行
之懿孰傳之久吾銘而藏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安陽集卷第五十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

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
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
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

安陽集卷之五十一
顧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
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
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
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
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
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
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
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
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
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唐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
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
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
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
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
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
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
則能誦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
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

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

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脩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

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旣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並帥耻謀

自巳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

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
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孀前
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
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並中公復摺
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
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
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
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
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
留守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下太夫人

去職服除入身上恠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
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
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
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
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
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
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
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
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

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
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震知開封府事
前君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震震恐而公動
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震風采為言公曰
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
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
改知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待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
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震部侍郎治平初
改知吏部侍郎今上兩位改知書左丞公

二府益思報稱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太
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
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
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
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
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
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
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
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
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

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
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
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
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
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
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
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
今上卽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
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
請公辨上昭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

至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
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
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
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旣申告誠公猶請
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
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
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句易蔡州
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奇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

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
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
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
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
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
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
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
賞職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讐敵直前
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始
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洵

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
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
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
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
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
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
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
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
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
公始繼之氣澹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
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
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
務爲險恠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
澹造理者卽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
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適勁自成一家人有
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
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去追思不已滁
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
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

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
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
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
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
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
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
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
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脩者何處
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
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

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卽承命事久未決
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卽位之初
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
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
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
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
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
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
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

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
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偶
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公大忠以效
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
以壽矣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

公神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

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自昭神出動業赫赫震
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名其孫堯
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
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
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
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
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
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
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
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

黃及公葬其先于郟城故為漢之郟城人曾祖
 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
 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
 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
 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
 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
 請以覃為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
 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郟州崇陽縣事
 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
 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
 州稅俄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
 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
 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
 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
 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
 院時張承德為弁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
 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承德方被邊寄若責一

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師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
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
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
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
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
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
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
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
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

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今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
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
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
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
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
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
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
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當還京
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

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

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在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

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劔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

安陽集卷之五十一
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
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
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
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教及行公
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
斬盱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
及真宗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

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
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
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
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
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
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請闕請
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始踰年果致神

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悞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太鐵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

一千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選復掌三班院兼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巾櫛求知穎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卽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

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閱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告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鄰多病瘡者一夕

頓愈逮至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

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慈曰

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甘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

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
 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
 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
 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
 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
 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
 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
 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
 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

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
 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
 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
 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
 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
 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
 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其官銘曰
 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
 徒出惟聖偶焉發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

安陽集卷之五十一
荐綏南夏易亂以寧卽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
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蹟日星之光何假
斯文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

公行狀

曾祖 光表 右補闕直史館

祖 周度 兗州節度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 汝礪 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

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李子以其國推叔
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
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
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
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
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
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
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
言周初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

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竒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

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張昇引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歛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釀錢私已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

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最委至者一
 為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
 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
 時文懿張公為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
 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
 李氏憂去官服闕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
 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
 港者舊漑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
 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
 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

以通漕運用楸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
 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稍早是
 所費既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
 過半薪棧山積而所通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
 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
 所乏朝廷從之眾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隸
 州事城中池素烏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
 要便之地為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眾謂公至
 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
 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

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
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
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
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
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
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
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潦沮二水之次邀
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卧難石上使公
馬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
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涼

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卽上書曰臣老矣於
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
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旣歸許之私第遂
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
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
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
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
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
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
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

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安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斂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允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慮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

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以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靜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爲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閹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爲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

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
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
有集二十卷自明巴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
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
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
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
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
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
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
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
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
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
郎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
張汝士次卽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
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
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
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